

漢書門	
二八〇五	類
三四	函
一	架
六	冊

內閣文庫	
二八〇五	漢書
三四	函
一	架
六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05
冊數	6 (4)
函號	307 212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乙集

廬陵羅大經景綸

養兵



宋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常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為葉



縣憲詔書令民三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
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語云誰道田家樂
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
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反食我粟前月詔
書來生齒復版錄三十籍一壯惡使操弓韞刃符
令又嚴老吏持鞭扑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
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
愁氣變久雨鎬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
速我聞誠所慙徒爾叨君祿却誅歸去來刈薪向

何

深谷又汝墳貧如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
言有老父孤獨無了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折
督遣勿稽留龍鐘去持杖勤々囑四隣幸願相依
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壤
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
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柰向觀此二詩與石
壕吏筆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
有籍民為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
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

公既知籍民爲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刺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譚浚明嘗爲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之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爲僧齊已賦故引此

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家乘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遊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爲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贖其行

中興十策

宋建炎中大駕經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
皇帝設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心兩宮之歸
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耻計東
南不足立事三請略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
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求天下利病通達外情
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
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
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

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
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
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
之以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
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
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
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規覽以廣豪傑進用
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
益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

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爲
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
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輩
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不死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
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
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賞
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嘗死

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
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俱異端說得黏皮著骨
如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
物之故能過化性之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
吾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月下傳盃詩

楊誠齋月下傳盃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盃
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

既愛酒自舌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盃將月一口
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
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發一盃
未盡詩已成詩誦向天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
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老
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
彷彿李太白

題貧樂圖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廼翁畫灰教兒書嬌

兒赤骭玉雪膚厭妻曝日補破襦弊篋何有金十
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水肌
膚自紉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
云大兒阻飢頗癡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禪
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竹

松柏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
生長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
松柏等此草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穎濱

與近時劉子輩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少陵詩云
平生憇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
種樹須種竹信哉

雍公薦士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
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
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應求道誠齋謁雍公
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
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授之登朝誠齋嘗言

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其平生不能開口求薦
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
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
當世人物甚詳

詩興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遊者如
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々々無非興也特
不曾隱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
意寄於彼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

故興多兼比比興之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始以杜
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播燕語留人蓋
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
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
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
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其樂
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雁影來聯塞上鵲
鷓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矣

荆公議論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
願君主誅宰豈不愁官裏有西施夫姐已者飛廉
惡來之所寄也癡奴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
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蟲君心而後儉士階
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為
第一義而謂不愁官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
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
西施以行蠶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蠶具者而
蠶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

基是蠶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地而不
及蠶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堅刀易牙開方為
不可用而謂聲色為不害霸與荆公之論略同其
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能令政必行夫
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
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
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
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
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

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真天淵
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已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
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荆
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
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
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
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悖理傷道
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主之論李斯得其說遂
以之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

受

愛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行之加以凶險安得
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
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
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
空華堂不著新歌舞却要區々一老翁二詩意却
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九諸君子之論一切
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
公又何也

夫此詩禍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
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非
所譏刺徒以凋斲工巧為暴君所忌嫉至賈奇禍
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謁岳州嚴武謫已州杜少陵
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
使象人傳貝錦無得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
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句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
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
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為過乃

詩大卷四

以車蓋亭絕句謂為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搆換君挾
子之詩文以為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
在於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
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
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
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
却對酒盃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
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鄂叻父寄詩云君
思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

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來詩禍
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
朱三能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
柄却忌孤高不至張教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
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
少一十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
景建布衣也臨川人聽讀春陵死焉其性春陵
也作詩曰挾策行々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
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效隨繭

栗路長那更聽鈎輶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
兩地愁

功成不受賞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
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
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
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
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在太
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

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
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巧賞者是誠何心哉
是誠何心哉

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讐悍惠帝仁柔
爲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爲是邪謀也
蕭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
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常之心者矣子房曉
人也乃引四皓爲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

泣豈爲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酖亡惠帝以
憂死向非呂后先祖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
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皓安劉是滅劉者誠哉
是言也夫立字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
抱者太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
失蓋可監也夫子善齊威首止之盟而美太伯爲
至德蓋善齊威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太伯者示
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自贊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
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師長沙子文盡
室出蜀掌自贊云面目鄒搜行步蒼直人言托住
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要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話
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廳前秦豕成群糞穢狼
藉肥脂則烹而賣之罷鎮相載歸蜀厥後楊九鼎
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
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飲時子文家居
散財給士生摘莫簡剖心以祭九鼎迄無平蜀難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
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
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
近時載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
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
爽意實未然余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
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
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

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為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
以激發其志氣而導之以除兇剪逆吹火德於既
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墳迎笑雄
姿英發視向時謹飭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
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卧足加
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
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為三公宜
其不屑就也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
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

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
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
龍雲雨志了知巧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
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
稱

來蕪渡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蕪蓋子由貶高安
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為榮故名
以來蕪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

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為光華人心是非
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歷筍斜出者是也

一錢斬吏

張班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
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班崖命杖之吏勃然曰
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班
崖接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
石穿自杖劔下塔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
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

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班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三元

馮末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歲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因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網運欠折鬻妾以爲陪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

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若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末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瀟山僧舍。僧有天來，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令命作偷狗賊，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飲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瀟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翻；吟氣老懷長斂，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坐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

世路無媒著脚難皆不九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群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夫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鹽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

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戶納塩由是輸苗一斛者并塩為一斛二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為可怪若塩者乃以其于民之數而為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為之數奏蠲閣者是可歎也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揚伯子嘗為余言某昔為宗正丞與西

山以直院兼玉牒宮掌至其位中見案上有近時
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
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
句行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
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知
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
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雲白對 一七 謝五 必來 謝官 不文 謝又 謝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

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
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
為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
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
雲為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
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席對兒詩家此類
甚多

佛本於老莊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

方士鍊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
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予惡乎知悅生之
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露
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
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斲生乎又髑
髏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
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
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
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
乎髑髏深曠感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
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為贅以生為苦以
死為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
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之已寂滅為樂乃
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為一歐陽公云
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
考二家之要指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
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

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
公早年洞究釋氏之首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
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
做徇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撰
擬可笑而此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
寶悉為人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
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為然唐傳變曰佛入
中國娥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
出於莊老矣

傳矣

猫捕鼠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瓮中曰使此
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之世
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猫為天子死
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
不為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
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點鼠欺狸奴雖小策勲奇
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轉九鳴鏑

扼

揚東山云九處事須是心如轉丸手如鳴鑼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廬陵羅

大經

景綸

啓運宮望祭殿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宋七祖藝祖至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俶擾倉忙之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使行家賫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盤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

曆 戴 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
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歷正仲春感
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
其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後音日秩上陵之典禮徒
切望思絕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饗食茶
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
女遍滿卓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
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
此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宋端平初金

敵 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修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
千護之未至西京謀報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
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亡恙與否
皆不可究詰也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
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年舉於禮部竟不
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毗陵誠齋作詩送之歸
曰梅馨香邊蹋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

遺

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
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為報春吟費麝煤
宋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來年寄
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為君王寸寸絲司馬要
為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九子清
對梅花更與誰夢繞節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
思誠齋擊節又送來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
南作縣歸新來薦鶚牘驚動衣龍衣歲晚情難別
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

意態他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
清通五湖秋筆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宋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
余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
允文史弥遠凡十四人

古婦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云予髮曲局薄言
歸沐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也其遠

嫌防微至於如此杜陵勃皆別云自嗟貧家女久
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
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碑銘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
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木公丹書
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為徒
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迹言而謂之碑銘與古
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二沉醉

漢

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
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戒更革

趙韓王為相置一大甕於坐屏後九有人投利害
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沅
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
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
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究真
勅苟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

沅

克

因
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
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
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
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贍或庶幾者僅此可以
償萬一耳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
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
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抹歟余
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固弊而變法不可也不
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

因
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
固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
志於二帝三主之法度豈可厚誅乎余曰有志於
二帝三主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
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
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
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東
記謂夏紀贊用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
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

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宋崇觀間為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夬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宋建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童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為

重

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為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疑定秦勢正炎之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立墓之寄輪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

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
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吸為鏡累張禹孔光是
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為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諸葛武侯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
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
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
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
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

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
辨者矣此論甚富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
其艸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
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
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
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主臨終
謂之曰嗣子可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
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

孔明傳卷之二十一

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
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譴慮也孔明
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
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
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
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
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
為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
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辨大事其誰

能信之

不此者核對答

揚東山嘗為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宋壽皇
宴因談者核上問容齋鄉里何所產容齋番禺
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鬣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
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晶葱上吟賞
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
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之一笑其嘗陋三
公之對昔某師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問浙

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其鄉里何所產某笑曰它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

公笑且慙

初筮謁郡太守趙謚字

揚東山言某初筮為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

女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

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坐堂上九再請某

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階稟叙逐一

立 安

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抑鬱幾

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

誨吾子也它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

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

曰人家子弟初出仕官須是計喫人打罵底差遣

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遠居湖有故太子舍人

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

車詣北關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馬不
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宋靖康之亂柔福帝
姬隨北狩宋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為柔福自
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
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足
迫曰金人驅逼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
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
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掌困於面
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於禁鬻資粧一萬八千緡

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于虜中久
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
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為詐
遂伏誅前後請給錫資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
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
巫若非顯仁之歸富貴終身矣

鬻祠席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席鬻之
官既得錢聽民為買區席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

張安道知南京上疏言知王業所基也而以火德
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
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
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近時禱
章掌於孺子亭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掉
酒旗遊人那解薦江離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
年解榻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
三賢堂亦賣酒大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印樂
夫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為官司
赴酒錢府尹闕之亦愧而止

蘄黃二守

宋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困黃州詔馮榘接蘄黃榘
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
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
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為去計
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輜兵忽犇告曰城
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
于江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

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屢贈諡之
且為立廟而宋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
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向營雙廟太學今方
出一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主元未識真卿
蓋為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金節中
立遲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矣

儉約

李若谷為長社今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
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

斷為三十塊挂屋梁上平且用畫叉挑取一塊即
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
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
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
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
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
金懸壁間椒桂荳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
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
要見舊時齏塩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

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秦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秦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嘗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貪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

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媿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具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字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主使臣諂主愚

相去竄位登御床地忽陷那臣失色殷仲文曰良

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
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
亦大悅下詔上愚可發一笑

鐵髮道人曰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鐵髮之術施覺輕
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
一鐵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
率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鐵
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

其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它人爾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
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俶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
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伏五字

女戒

朱文公掌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
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實惠曰
日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悃之

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九此等句，便可入正靜。它皆做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劄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宋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實為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鑒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誠齋

二字光回環自開，三徑誠齋東園有三徑，其

再開，二徑是湖明，誠齋庵有頃刻能開，七徑花門二徑，一徑花開，一徑行

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門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為圖，誠齋題云：平叔魯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家嗣東山先生伯子宋端平，初累辟召，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

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
寒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
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
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客奴來伯
子和云雪舟不肯半途回直到荒林意盛哉離菊
苞子披宿霧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蕊
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々出
巢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一老云無疑博學工文
尤精考訂有宋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

為秘閣校勘吾黨之士多勸其母出而無疑竟出
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
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投竿日少似轅生對策時
怨鶴驚猿辭舊隱鞭鸞督鳳摠新知早陳經國平
邊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太社今
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僅九十乃終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
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手
方平事獨食風香二字解者不注所出余觀佛書
云九諸所觀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蠅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
梳黑角篔於寢宮以此示後世猶素奢

識字

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昌黎云九為文者

真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廷晚年日課識
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弥納芥子僕即不疑芥
子藏須弥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
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
處著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
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
極前輩謂鵬搏鯤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

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
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代桀誰
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
誓有以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
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秦誓在傳孟子皆謂之太
誓古字泰大通前輩謂伐商之謀實本於太公故
以名誓誰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

太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
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怒湯武也序書之
辭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
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
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
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其於成王之
幼冲矣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
喪商人不得觀鴟鴞小苾之詩悲哀急迫發之然
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听其

自屏於遠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
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
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百年
仁恩之所滲灑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
息弥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决矣且湯既勝
身猶有勲德標之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
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
哉宋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跻與盤銘數語猶有細
密工夫至武王往之並不見其切已事

景不訓御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
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御多
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顏之
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為
御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始皇表紹於魏之於景也
始皇為楚所敗尚能謝王翦表紹為魏所敗乃至
殺田豐欲不亡得乎

聯八意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
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淒也作客羈旅也常作
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
獨登臺無親明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
精確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廬陵羅

大經

景綸

兄弟偈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萱之言語莫傷
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
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
相親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
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
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五年相繼而生自竹

鶴林玉露

馬游嬉以至船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迹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弟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鼎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昔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烏石題名

巖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張循王俊

劉大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美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踈文墨幾點胭脂澆綠苔

臨事之智大九臨事無小大皆貴乎智之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垂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高呼垂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護宋真宗不豫李支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太主

謹

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
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未
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令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為
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帳下卒有客
評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
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為薪樂
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
此類甚多皆所謂智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迷
同馬公幼年之繫繫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

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
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辨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
一様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
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
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辨幸如安在長沙
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它
皆可辨唯瓦難辨如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
貫簾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
勝用宋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

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
迎敵衆皆曰枵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且至矣炳
乃率吏輩携竹籬木桶公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
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
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
臨川兼庾節

雨晴詩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映如新言或雨或晴
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晴神煥然

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藥牖前頤
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
青山只廢青胡五峯見之以為有體而無用乃賡
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
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
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為妙棋以不
著為高

子家羈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隨王陵庭爭之語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中興賦聯

宋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二人陳名士字係係福州

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至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二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貴益甚厚時人戲為之語曰新人若問即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二年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二聯云竹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

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
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咸憤如
此而卒於不遂素槍之罪可勝誅乎

晏先

宋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
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
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餽其飲食有害
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為酒饌饗晏及
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

金一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我
逃請以此金為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
破械縱去為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
巨艦來歸貲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
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
夫過朱子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實若負國豈
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申屠解報恩諒哉

老馬

韓子管仲隰朋從威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

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
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
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弊譬之老馬
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
用杜詩意又云

唐入宋末年議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為武氏又
明言其人已_レ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
夫當時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

有駿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
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
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撾又不
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
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群臣
專用此術

無思無為

束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為楊敬仲深受其語
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

無為蓋以為造極之語也。然余觀顏穎濱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曾思，未嘗為此。所謂無思無為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為偶，而謂之無思無為，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為矣。又云：貴真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

知
無和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粲為日星，滄為雲霧，沛為雨露，轟為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顏濱深味禪悅，故其論亦此意。

養鷄養虎

內繕已性，當如紀渚之養鷄。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了死生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此修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謝溪堂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豈特從遠公而後了。况其言曰。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又云。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之曾中叟。弥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人

晚唐詩綺靡之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

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之。出於其間。昭宗末年。宋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藉檢數為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汚耶。昭宗欲相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位別。偓位曰。臣得遠。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弒之辱也。司空圖初為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以下詔以為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

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
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
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
薄之乎

詩疊字

詩有一句疊二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
已先紅撼之凄之葉之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
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之深闌子規是
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居易云新詩二十軸軸

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之河
畔草鬱之園中柳盈之樓上女皎之當窓傭娥之紅
粉粧纖之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如黎南山
詩云延之離又鬪夫之叛還遘鳴之魚聞萍落之
月經宿闇之樹牆垣嶮之架庫廐參之削劍戟煥
之銜瑩瑋敷之花披萼闇之屋摧窗悠之舒而安
兀之狂似狃超之出猶奔蠹之駭不燃是也近時
李易安詞云尋之覓之冷之清之凄之慘之戚之
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拈意出奇如此

應世守己

無可無不可應世法也。有為有不為守己法也。

韓瑒廉按

宋紹興中王鈇仲舒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瑒為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纒建臺即行部指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娼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瑒即韓九字叔憂舊遊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

岸然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遊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踉蹌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娼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轎諸

媚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
絆索燭覽鏡羞媿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
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振
也愆焉得剛韜瑛之謂矣

伯夷太公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
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
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
為世間辨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

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
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二老受文王之養平
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
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塩梅
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
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伴狂以全道均不失本
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者哉觀伯夷之諫太
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擒虎尋龍

宋紹興乙外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需上言自來
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特胡致堂
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
帟大王當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
止言越州多虎氣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
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氣禁人行太學諸生
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未效

自警詩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

題詩云君恩許歸北一醉傍有梨頰生微唱謂侍
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
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知人欲險幾人
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
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蕪子卿嚼雪啖鮑
踏血出皆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
子而况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
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蕪子卿也近時劉
叔文論劉項曰項王有吞獄瀆意氣咸陽三月火

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
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實區血廟了不經
意惟眷之一婦人悲歌帳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
人歟能決意於木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
杯羹可分則笑媢自若羽翼已成則歎歎不止乃
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天
無如人欲險信哉

虞賓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舉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

我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
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
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
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虞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
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
之乎申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
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道之以安耳
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
異哉故其書曰典

信美樓記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
吾出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十有餘年文
士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
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愛國思雖
遯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為撫清漳曲沮之流
不若灞澹涇渭之速清也覽昭立陶牧之勝不若
終峻吳華之丞平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
邁故晏然以是為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

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
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
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
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宣黃二束而依
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
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
節者樓乃胡仲方為荆南撫幹時所建揚誠齋題
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磊隗胸中萬卷橫樓上已
堆千古恨晚潮更斷作斷聲古有仲宣今仲方一樓

分貯一秋江散糧幸有杯中物莫下南窓下北窓
亦平甫之意也

朱溫母兄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為節度
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
觴為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
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
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
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繫掌有聞矣溫篡位之

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
散睨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從黃巢為盜天子用
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
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為全昱此言亦甚
賢也然則溫之父賢母又賢兄又賢獨溫凶德耳
荀卿子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詩文反句

杜詩有反言者如云夕拚野鶴如雙鬢若正言
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

爲白鳧似老翁若正言之_{ハク}。漁云_{ハク}。五_{ハク}。史_{ハク}。童_{ハク}。時_{ハク}。似_{ハク}。黃_{ハク}。鵠_{ハク}。
化爲老翁似白鳧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_{ハク}。碧梧_{ハク}。
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_{ハク}。
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此類。

新刊鶴林玉露卷六



